

“叙事学”专题

主持人:尚必武(浙江工商大学副教授,博士后)

多元·互补·整合:二十一世纪的叙事学

十多年前,当叙事学即将跨入新世纪的时候,西方学者一方面频出新作,为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推波助澜,另一方面又对其未来走向做出积极展望。对此,我将各举一例。1999年,西方最著名的后经典叙事学家、《故事世界:叙事研究学刊》杂志主编戴维·赫尔曼主编了题为《作为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叙事分析新视野》文集,见证了叙事学研究的规模复兴和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的兴起。2000年,《文体》杂志夏季刊推出“叙事的多种概念”专题论文,特约主编、国际叙事学研究协会前主席布莱恩·理查森教授大胆预测:“叙事理论正达到一个复杂而全面的较高层次,而且很有在文学研究中居于越来越中心地位的可能”。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无疑证实了理查森的判断。这一时期,跨媒介叙事学、认知叙事学、非自然叙事学、语料库叙事学等新的叙事学流派大量涌现;对隐含作者、不可靠叙述、叙述者、全知叙述、叙事性等叙事学基本概念的重审与探讨日渐深入,好一派繁荣景象。尤其是近几年来,叙事学研究的学者队伍逐渐壮大;叙事学理论主张、研究方法及其影响与日俱增;有关叙事学的论文、专著呈爆炸式增长;叙事学的教科书、工具书、丛书、期刊杂志等渐成规模;关于叙事学的各种学术会议更是此起彼伏。由是观之,无论是在研究阵容还是在研究成果上,叙事学已俨然成为一项事业。

在新世纪步入第二个十年的时候,叙事学又将展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叙事学的未来又会有什么新的发展图景?赫尔曼、莫妮卡·弗鲁德尼克、扬·阿尔贝等学者以后经典叙事学为聚焦点,认为这一学科开始进入第二发展阶段。赫尔曼认为,如果后经典叙事学第一阶段在于引入结构主义理论之外的思想,重新评价经典模式的可能性与局限,那么在第二阶段就出现了新的挑战,即“要加强女性主义、跨媒介、认知以及其它各种后经典方法之间更为紧密的对话。”他建议“叙事理论家可以首先并置新方法对于叙事现象的描述(叙述、视角、人物等),接着检验这些描述的重合面,然后再探讨在那些不重合的描述面上,这些新方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互为补充,由此绘制各种后经典方法之间相互关系的图式。”阿尔贝和弗鲁德尼克把后经典叙事学第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归纳为“多元性”(multiplicities)、“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跨媒介性”(transmedialities),把后经典叙事学第二阶段的主要特征归纳为“巩固”(consolidation)与“持续多元”(continued diversification)。我认为,在下一个十年中,叙事学不仅需要继续发展新方法、开创新的研究领域,同时也应该加强各种方法和领域之间的协作与互补、加强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叙事传统和叙事理论之间的合作与交流等,由此形成多元、互补、整合的新格局。

无论未来的叙事学研究展露出怎样的格调与姿态,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都是其不可或缺的两翼。本期“叙事学专栏”所发表的论文,既有探讨叙事理论的厚重之作,也有叙事批评实践的精彩文章,值得品味。

二十一世纪的叙事学:叙事研究的认知方法

莫妮卡·弗鲁德尼克

(弗莱堡大学 英语文学文化系,德国 弗莱堡 79085)

摘要: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叙事学以前所未有的迅猛态势向前发展。本文在以历时路径回顾梳理文学理论和叙事学发展的基础上,重点审视了文学研究的认知方法之于叙事学研究的影响。认知科学的崛起为叙事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直接促成了认知叙事学的崛起。认知叙事学的未来发展在于进一步整合多种认知方法,并以实证的方式对它们加以检验。尽管这种路径可能会加速叙事学、乃至文学研究的危机,但同时也可以见证一个新范式的产生。

关键词:叙事学;认知方法;文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3)05-0004-06

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受语言学之影响甚深,引发文学理论浪潮的结构主义模式就源自索绪尔语言学和雅各布逊语言学。我们甚至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前的所有文学理论和语言学都是基于对“语言”(langue)的分析,或者说是对于语言、文学或文本的系统分析,而不是基于对“言语”(parole)的分析,即对说话者、作者或读者的语言实践、语境和磋商的分析。随着文本细读方法的理论扩展,结构主义在新批评诞生之初就已经确立了它的地位,不过这些被普适化的思维框架很快就遭到了后结构主义和文化研究的猛烈抨击。结构主义模式可以被概括为:没有历史、没有伦理、没有主题、没有审美、没有语境—时期。

在解构主义和语用学的双重影响下,这种意识形态的共识开始消解。结构主义不仅很少考虑米哈尔·巴赫金、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早期的读者反应理论家的观点,也忽视了一些欧洲学者所从事的传统的、历史的和语文学的阐释性研究。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以其富有开创性的洞见,超越日常语言实践的实用性,完善了结构主义模式。语用学的“反模式”(counter-model)世俗化和修正了语言是普遍静态的观点。与此同时,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也开始将其日程插入由解构主义打开的“不确定性”

收稿日期:2013-07-20

基金项目:本译文系译者主持的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五十批面上资助项目(2011M501216);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之江青年课题”项目(11ZJQN051YB)

作者简介:莫妮卡·弗鲁德尼克,女,德国人,德国弗莱堡大学英语文学文化系教授,主要从事叙事学、文体学、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

译者简介:尚必武,男,安徽六安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后,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叙事学、文学伦理学批评和当代英美文学研究。

(indeterminacy)和“延异”(deferment)的空白间隙之中。

此后,所有被关进结构主义潘多拉盒子中的精灵都复仇似地逃了出来。从读者反应理论到福柯的话语分析,再到文化研究;从女性主义到性别理论,再到怪异研究;从种族研究到多元文化主义、后殖民主义批评和批判种族理论:理论融合种族、性别和阶级等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就又回到了出现多种表现样式的语境。具体说来,它产生了一系列的回归和转向——例如,回归历史(如新历史主义),主题转向^①,伦理转向^②,最近出现的美学转向^③以及“新语文学”(new philology)^④等。从我所从事的叙事学研究视角来看,这一系列回归或转向以及相关的传统文学论题的觉醒,引发了社会科学的叙事转向。^⑤对历史、法律研究以及经济学的叙事复兴或许暗示了社会科学原初的或正持续的“重新人性化”(rehumanization)。叙事学从这些趋势中汲取营养,再度复兴。

语言研究存有相似的发展,例如,无论是语法化研究^⑥,历史语用学研究^⑦或者是对英语史研究的新兴趣^⑧等,历时分析再次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中心。与此同时,对语料库的使用也使得语言学家可以修正传统的词典编纂工作,进而研究正在发生变化的语言过程^⑨,以及用更精细的方式测绘方言^⑩。

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普遍感觉文学研究受到外部的影响——如同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的一颗槟榔——被一波又一波时兴的理论浪潮推来推去,但是,我认为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看到它的巩固融合之

①Bremond, Claude, ed. *Thematics: New Approaches*. Albany: State U of New York P, 1995; Trommler, Frank, ed. *Thematics Reconsidered: Essays in Honor of Horst S. Daemmrich*. Amsterdam: Rodopi, 1995.

②Davis, Todd F., ed. *Mapping the Ethical Turn: A Reader in Ethics, Cul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Charlottesville: UP of Virginia, 2001; Lubkoll, Christine, ed. "Ethical Turn"? *Geisteswissenschaften in neuer Verantwortung*. Munich: Fink, 2009; Booth, Wayne C. *The Company We Keep: An Ethics of Fiction*.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88; Gibson, Andrew. *Postmodernity, Ethics and the Novel*. London: Routledge, 1999; Hadfield, Andrew, Dominic Rainsford, and Tim Woods, eds. *The Ethics in Literature*. London: Macmillan, 1999; Miller, J. Hillis. *The Ethics of Reading*.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7; Miller, J. Hillis. "Is There an Ethics of Reading?" *Reading Narrative: Form, Ethics, Ideology*. Ed. James Phelan. Columbus: Ohio State UP, 1989; Newton, Adam Zachary. *Narrative Ethics*. Cambridge: Harvard UP, 1995; Siebers, Tobin. *The Ethics of Criticism*. Ithaca: Cornell UP, 1988.

③Attridge, Derek. *The Singularity of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2004; Carroll, Noël. *Beyond Aesthetics: Philosophical Ess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1; Davies, David. *Aesthetics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Continuum, 2007; Elliott, Emory, ed. *Aesthetics in a Multicultural Age*. Oxford: Oxford UP, 2002; Loesberg, Jonathan. *A Return to Aesthetics: Autonomy, Indifference, and Postmodernism*. Stanford: Stanford UP, 2005.

④Gleßgen, Martin-Dietrich, and Franz Lebsaft, eds. *Alte und neue Philologie*. Tübingen: Niemeyer, 1997.

⑤Kreiwirth, Martin. "Tell Me a Story: The Narrativist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Constructive Criticism: The Human Sciences in the Age of Theory*. Ed. Kreiwirth and Thomas Carmichael. Toronto: U of Toronto P, 1995; Nash, Christopher, ed. *Narrative in Culture: The Uses of Storytelling in the Sciences,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0.

⑥Hopper, Paul J.,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Grammaticalization*.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3.

⑦Jucker, Andreas H., ed. *Historical Pragmatics: Pragmatic Developments in the History of English*. Amsterdam: Benjamins, 1995.

⑧Nevalainen, Terttu. *An Introduction to Early Modern English*.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06; Tiekens-Boon van Oostade, Ingrid. *An Introduction to Late Modern English*.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09.

⑨Mair, Christian, Geoffrey Leech, Marianne Hundt, and Nicholas Smith. *Change in Contemporary English: A Grammatical Study*.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9.

⑩Kortmann, Bernd, Tanja Herrmann, Lukas Pietsch, and Susanne Wagner. *A Comparative Grammar of British English Dialects: Agreement, Gender, Relative Clauses*. Berlin: Mouton, 2005; Kortmann, Bernd, and Clive Upton, eds. *The British Isles*. Berlin: Mouton, 2008.

势。尽管文学批评在结构主义阶段把19世纪文学研究所关心的一系列主要论题都排除在外,但它现在又重新采集这些被抛弃的论题,将其融入一个理论与实践并举的合成体。该合成体不是以自上而下的结构主义模式为基础来运作,而是更具有语境化和动态性,就像是一个开放系统,对各种“局部论题”(local concerns)做出反应。对具体的研究问题,没有强制使用高层次的理论框架,而是综合性地运用各种方法和策略。

与文学研究中采用“法伊尔阿本德”(Feyerabendian)式的现成理论工具的做法相反,近期在语言学上出现的认知转向催生了线型的、多元的认知方法。认知语言学没有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系统(索绪尔的语言)或交际行为(言语行为理论和语用学),而是聚焦于支撑语言形式的概念。语言来自于我们对世界的概念化,因此分析语言和使用语言不仅同我们的心理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也与我们同非心理环境之间的互动相关。尽管会存在一些文化上的变异,但是语言学的基本概念通常被认为是普适性的。在这一框架下,语言过程的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现在既与可观察的、可重构的心理框架合作,也与那些激发、影响和控制语言用途的认知概念和认知过程结盟。认知语言学没有试图建构语言的普遍特征或在抽象的理论范畴下发现句法的组合规则,而是努力为这些原则和法则寻找认知阐释,说明它们在功能上如何有效,如何按照语义效果最大化的方式向前演进,以及如何协同作用实现最理想的交流。

认知语言学和文学研究最有力的结合就是马克·特纳(Mark Turner)关于整合的研究^①,其中一部分是他与吉斯·福康涅(Gilles Fauconnier)合作开展的。特纳著作的标题记录了这一研究的发展方向,如从《阅读心理》(Reading Minds)到《文学心理》(Literary Minds),再到《我们思考的方式》(The Way We Think)。尽管在其早期著作中,特纳主要从事隐喻研究,用一种吸引文学研究者的方式来阐释莱考夫的认知隐喻理论,但是他的近期研究已经转向对这一模式的实证检验。特纳和福康涅把隐喻仅仅看作被他们称之为整合(blending)的认知策略的一个子类型。整合主要是指两个场景混合在一起,结果产生新的意义效果,例如,在某个捐助宣传中,三个孩子被描述成医生,说明文字写道:“乔、凯蒂和托德将来会给你做心脏搭桥手术。”^{[1]67}。该图示把现在(孩子们还在学校上学)同想象的未来(他们会成为医生)整合起来,呼吁捐助者让孩子们得到良好的医学教育,进而为广告中的学位课程提供资金援助。特纳和福康涅认为,整合为发展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负责。具体说来,整合理论的目的是在认知框架下把隐喻和叙事结合起来。隐喻和叙事被认为是构成人类认知的非科学形式。特纳和福康涅把它们描述为一块硬币的两面,就如索绪尔语言中的能指和所指一样:通过整合,叙事研究一个场景与另一个场景同时出现的情形,但是在隐喻(被普遍认为是整合的一种形式)中,两个场景的叠加会产生一个叙事序列。

与此同时,认知转向也发生在文学系,其最大的影响体现在叙事学和文体学上,认知概念和术语在这两个领域中是颇为常见的词汇,例如,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的“自然化”(naturalization)^{[2]131-160}或孟纳赫姆·佩里(Menakhem Perry)的“首因效应”(primacy effect)比自我风格的认知转

^①Fauconnier, Gilles, and Mark Turner. "A Mechanism of Creativity." *Poetics Today* 20.3 (1999): 397-418; Turner, Mark. "The Cognitive Study of Art,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oetics Today* 23.1 (2002): 9-20; Turner, Mark. *The Literary Mind*. Oxford: Oxford UP, 1996; Turner, Mark. "The Mind Is an Autocatalytic Vortex." Turner, Mark. *The Literary Mind*. Ed. Jürgen Schlöger and Gesa Stedman. Tübingen: Narr, 2008. 13-43; Turner, Mark. *Reading Minds: The Study of English in the Age of Cognitive Sci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91; Turner, Mark. "The Way We Imagine." *Imaginative Minds*. Ed. Ilona Roth. London: Oxford UP; British Acad., 2007. 213-36.

向至少要早25年。(自然化与读者为中性化文本中的不一致性寻求解释的能力相关,首因效应暗示着我们在文本中首先遇到的内容将会影响我们对文本世界的概念化。)我们甚至可以把德里达对“增补”(supplement)或“嫁接”(graft)的分析看作是对恩斯特·贡布里希(Ernest Gombrich)的“影像—背景”(figure-ground)模型的认可,是对捷克结构主义者的“显性化”(markedness)概念^①或语言学的“主位—述位”(theme-rheme)之分^②的重访。F. K. 斯坦泽尔于1955年提出的叙事类型预示了文学研究的原型理论。在叙事类型中,斯坦泽尔提出了三种原型性质的“叙事情境”(narrative situations)^③。这些趋势连同语言语用学催生了叙事学的建构主义立场。^④这些建构主义立场很快就被其他学者贴上了“认知主义”的标签。^⑤认知叙事学表明,读者不需要把文本看作具有叙事特征,而是通过附加认知框架把它们读作叙事——例如,在寓言中,把动物阐释成拟人化的主人公。

同时,在更普遍的意义,认知范式已经成为文学研究者和叙事学家们的一个主要修辞方式(master trope)。乔安娜·加文(Joanna Gavins)注意到,文学语言学认知方法的急速扩张似乎稳固和扩充了更为传统的文体学^{[3]367}。此外,我们还可以辨析出人文科学的“情感转向”(emotive turn),该转向引发了人们对文学中的情感和移情研究的兴起^⑥,连同对意识的重新重视,来自认知科学的跨学科传输^⑦不仅复兴了文学的认知分析,而且也促进了对文学文本的实证研究^⑧,例如,杰拉德·施特恩(Ger-

① Andrews, Edna. *Markedness Theory: The Union of Asymmetry and Semiosis in Language*. Durham: Duke UP, 1990.

② Dane?, Frantisek. "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Papers on 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 Ed. Dane? Prague: Academia, 1974. 106-28.

③ Stanzel, Franz K. *Narrative Situations in the Novel: Tom Jones, Moby-Dick, The Ambassadors, Ulysses*. Trans. J. P. Puskas.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71. Print. Trans. of Die typischen Erz?hlsituationen im Roman: Dargestellt an Tom Jones, Moby-Dick, The Ambassadors, Ulysses u. a. Vienna: Braumüller, 1955; Stanzel, Franz K. *A Theory of Narrative*. Trans. Charlotte Goedsche. Pref. Paul Hernadi.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84.

④ Fludernik, Monika. *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96; Jahn, Manfred. "Frames, Preferences, and the Reading of Third-Person Narratives: Towards a Cognitive Narratology." *Poetics Today* 18.4 (1997): 441-68.

⑤ Eder, Jens. "Narratology and Cognitive Reception Theories." *What Is Narratology? Questions and Answers regarding the Status of a Theory*. Ed. Tom Kindt and Hans-Harald Müller. Berlin: de Gruyter, 2003. 277-301; Sternberg, Meir. "Universals of Narrative and Their Cognitivist Fortunes." *Poetics Today* 24. 2-3 (2003): 297-395, 517-638; Zerweck, Bruno. "Der cognitive turn in der Erzähltheorie. Kognitive und, natürliche 'Narratologie.'" *Neue Ansätze in der Erzähltheorie*. Ed. Ansgar Nünning and Vera Nünning. Trier: Wissenschaftlicher Verlag Trier, 2002. 219-42.

⑥ Benedict, Barbara M. *Framing Feeling: Sentiment and Style in English Prose Fiction, 1745 - 1800*. New York: AMS, 1994; Roberts, Nancy. *Schools of Sympathy: Gender and Identification through the Novel*. Montreal: McGill-Queen's UP, 1998; Kövecses, Zoltán. *Metaphor and Emotion: Language, Culture, and Body in Human Feel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0; Terada, Rei. *Feeling in Theory: Emotion after the "Death of the Subject"*. Cambridge: Harvard UP, 2001; Hogan, Patrick Colm. *The Mind and Its Stories: Narrative Universals and Human Emo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3; Keen, Suzanne. *Empathy and the Novel*. New York: Oxford UP, 2007.

⑦ Dennett, Daniel Clement. *Consciousness Explained*. Boston: Little, 1991; Damasio, Antonio R. *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 Body and Emotion in the Making of Consciousness*. San Diego: Harcourt, 1999; Robinson, Jenefer. *Deeper Than Reason: Emotion and Its Role in Literature, Music, and Art*. Oxford: Clarendon, 2007.

⑧ Bortolussi, Marisa, and Peter Dixon. *Psychonarratology: Foundations for the Empirical Study of Literary Respons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3; Schmidt, Siegfried J. *Foundations for the Empirical Study of Literature*. Trans. Robert de Beaugrande. Hamburg: Buske, 1982; Tsur, Reuven. *Toward a Theory of Cognitive Poetics*. 1992. 2nd ed. Brighton: Sussex Acad., 2008.

ard Steen)和查尼塔·古德布莱特(Chanita Goodblatt)已经对隐喻理解做了好几个实验^①。叙事学、文学实证研究、文体学、可能世界理论以及隐喻研究之间的重大结合似乎发展缓慢。最重要的是,在认知标签下结合过去分开的学科可以使得我们展望这样一个范式转移,即很多传统的概念和方法都可以被融入进一个总的或许同认知研究相关的、可被实证研究验证的理论。其次,或许也是较为突出的一点,所有与语言或意识相关的文学研究的整合,都可以为文学和艺术的美学地位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例如,很多诸如比例、平衡、前置、凸显等传统概念也能够被归入可经过实证研究验证的认知范式和认知约束,这些认知范式和认知约束将情感与认知或以某种科学范式为基础的概念化结合起来。如果成功的话,这一结合即便没有大到如特纳和福康涅的整合理论,但也可以涵盖很多人文学的理论框架,但是在预测认知方法前景的同时,我们还必须非常谨慎地对待这一预测,因为它有可能是先前结构主义欲望在经历文化战争后所产生的追求普遍性和符号霸权主义的乌托邦。文化研究将会扩展他们的影响,这对认知主义之于权力的诉求而言,是一个有益的对位旋律。同抽象的、非语境化的追求普遍认知框架的动机相反,文化具体性和深度分析是文化研究的最大长处。对认知范式丰富性的评价之所以要小心谨慎,原因还在于对文学文本的分析缺少一个统一的认知框架。认知科学是一个多元化的研究领域,它一方面包括神经科学,另一方面又包括产生了很多模式、概念和洞见的社会学与心理学研究。此外,把这些主要聚焦于那些被认知语言学证明有用的过程(文学研究者灵感的最初来源)的模式、概念和洞见运用于文学研究是综合性的。当下很多介绍文学认知研究的读物都包括多种方法、概念和理论,它们通常要么是“以应用为中心的”(application-oriented)(提取出认知研究中的某个要素和洞见,然后从该视角来阅读一个文本或一个文类),要么就是理论性质的,抵制一般的应用^②。目前,这个领域类似于一群建筑基地,有的学者聚焦于隐喻和整合理论,有的学者聚焦于认知反思性,还有的学者聚焦于指称和空间感知。不同的认知方法没有相互结合的迹象。尽管在语言学领域,认知方法看起来是令人信服的,它由附着在标准语言学层面和范畴上的原型理论构成,因此可以解释不同层面上的原型效果以及同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指称、代词、句法、语法化等),但在向文学过渡时,这种一致性消失

^①Steen, Gerard. *Finding Metaphor in Grammar and Usage: A Methodological Analysis of Theory and Research*. Amsterdam: Benjamins, 2009; Steen, Gerard. "Metaphor and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9.3 (2000): 261-77; Steen, Gerard. ed. *Metaphor Identification*. Spec. issue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1.1 (2002): 5-90; Steen, Gerard. *Understanding Metaphor in Literature: An Empirical Approach*. London: Longman, 1994.

^②关于文学认知研究导论的著作,参见 Coulson, Seana, and Todd Oakley, eds. *Conceptual Blending*. Spec. issu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11.3-4 (2001): 175-358; Coulson, Seana, and Todd Oakley, eds. *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 Spec. issue of *Journal of Pragmatics* 37.10 (2005): 1507-742; Richardson, Alan, and Francis F. Steen, eds. *Literature and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Spec. issue of *Poetics Today* 23.1 (2002): 1-182; Semino, Elena, and Jonathan Culpeper, eds. *Cognitive Stylistics*. Amsterdam: Benjamins, 2002; Stockwell, Peter. *Cognitive Poetic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2; Gavins, Joanna, and Gerard Steen, eds. *Cognitive Poetics in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2003; Herman, David, ed.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Stanford: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 and Information, 2003; Hogan, Patrick Colm. *Cognitive Science,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A Guide for Humanists*.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Zunshine, Lisa. *Strange Concepts and the Stories They Make Possible: Cognition, Culture, Narrativ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2008; Zunshine, Lisa. *Why We Read Fiction: Theory of Mind and the Novel*. Columbus: Ohio State UP, 2006. Tsur, Reuven. *Toward a Theory of Cognitive Poetics*. 1992. 2nd ed. Brighton: Sussex Acad., 2008. 关于文学研究认知方法问题的讨论,参见 Gibbs, Raymond W., Jr. "Evaluating Contemporary Models of Figurative Language Understanding." *Metaphor and Symbol* 16.3-4 (2001): 317-33; Adler, Hans, and Sabine Gross. "Adjusting the Frame: Comments on Cognitivism and Literature." *Poetics Today* 23.3 (2002): 195-220; Sternberg, Meir. "Universals of Narrative and Their Cognitivist Fortunes." *Poetics Today* 24.2-3 (2003): 297-395, 517-638.

了。若要在认知研究的跨学科领域取得某些共识和发展一种适合文学实践的理论范式,就要有所突破。

我从叙事学和认知研究的角度,对21世纪的文学批评做了既乐观又谨慎的预测。如果当下文学研究的认知方法的离心化倾向可以被用在更大的框架范畴上,那么它将获得极大程度的统一,并得到进一步扩展。近期的叙事学和认知研究已经整合了使用认知概念的多个领域,由此引发了创新型认知方法及其实践的爆炸式增长。当我们尝试所有这些方法的时候,或许会加速这个学科的危机,但是也可能在未来15—20年内见证一个新范式的诞生。

参考文献:

- [1] FAUCONNIER, GILLES, MARK TURNER.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 [M]. New York: Basic, 2002.
- [2] CULLER, JONATHAN. *Structuralist poetics: structuralism, 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M]. London: Routledge, 1975.
- [3] GAVINS, JOANNA. *The year's work in stylistics 2008* [J].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009, 18(4).

Narratolog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Cognitive Approach to Narrative

Monika Fludernik

(*Department of English Literatur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of Freiburg, Freiburg 76085, Germany*)

Abstract: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itness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arratology. This paper makes a diachronic overview of the cognitive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and narrative in particular. To a larger extent, cognitive narratology is an immediate result from the marriage between cognitive science and narrative studi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future of cognitive narratology lies in integrating the diverse cognitive approaches and testing them empirically. Though it might risk quickening the crisis of narrative studies in specific or even literary studies in general, it will see the birth of a new paradigm.

Key words: narratology; cognitive approach; literary theory

(责任编辑 彭何芬)